

谢宗玉
◆
著

一个人的一生，同时也是很多人的一生，尽管他有一个不雅的称呼，尽管他被我们排斥在外

天地贼心



记得当李从晓第一次来我楼下斜边看水珠的时候，久雨的天空开始放晴，我家楼下的门因为闷热，我正站在水边，一位姑娘正从楼上下来，她脸上带着一丝笑容，我的心温柔地一动。我知道这就是李从晓了。

北岳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天地贼心

谢宗玉 ◆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地贼心/谢宗玉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8

ISBN 7-5378-2690-0

I. 天...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2535 号

天 地 贼 心

谢宗玉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20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

ISBN 7-5378-2690-0

I · 2631 定价: 18.00 元

一切存在都是不合理的。一切过程都源于心魔。让我们去飞吧，贴着暗夜的水面，像蝙蝠那样去低飞……

——作者

第一章

1

如果要我讲叙自己的故事，我就从我父亲刘辉和我母亲汪霞离婚时讲起。他们的离婚，在我的生命中无疑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

我六岁那年一个黯春的黄昏，细雨飘洒在青青的瓦楞和灰灰的麻石街头，清冷的檐滴漫不经心地敲打着路旁一脸无辜的新绿。掌灯时分，我母亲汪霞左手拖着哥哥刘龙，右手拉着我弟弟刘骐，走出家门。她的左手肘里还挽着一个大大的包袱，里面装着属于她的最后一批细碎的东西。八岁的刘龙用一只手帮她托着包袱的底部，使包袱看起来显得比实际要沉些。从家门口射出的灯光把他们的身影拖得很长，就像三根又粗又长的绳索捆着他们往前拉，他们的脚步就颇有些踉跄的意味。

灯光把站在家门口的我的影子也拖得很长，末端正好贴在汪霞的背部，这看起来就像我在用一根黑黑的巨木顶着她往前推，巴不得他们快点走似的。事实上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舍不得他们走。他们一走，接下来的日子我还真不知如何打发。我含着眼泪，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远。我冷不丁喊了一声：

妈——！声音像一只扑楞的鸽子突然飞掠黯春的街头，汪霞的身子猛地一悚，站住了，却没有回头。回头的是我兄弟刘龙和刘骐，他们目光漠然而空洞，也透露些疑惑，他们一定以为我还有话说，但我喊了一句就再没话说了。我母亲汪霞然后牵着他们疾走起来。等他们的身子与影子一齐消融在夜色后，我才发现在灯光中飘洒的微雨就像万千飞蚊在舞。我心乱如杵地返身回到屋里，床上的刘辉酣声正旺。

刘辉的确太累了，持久的争吵、打斗、离婚，已把他搞得精疲力竭，他真的需要好好大睡一场。所以就在汪霞收拾属于她最后那些东西的时候，他都没耐心等着送她出门。他坐在那里，冷冷地看着走来走去的汪霞，后来打了个呵欠，仰身往床上一躺，就睡下了。相对而言，汪霞倒比他显得温情脉脉些，她好像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似的，行动迟迟疑疑，东西放进去又拿出来。是刘辉坦然自若的睡样才加快了她收拾的进程。可由于过于急促，又使得她显得手忙脚乱。她好像要找一件什么东西，东翻西翻却找不着，后来她操起一只碗就往地上砸去，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随着咣啷一声脆响，刘辉由仰睡改成侧睡。汪霞盯着他的背部发了大概五秒钟的呆，最后拉着刘龙刘骐匆匆离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留给了刘辉？汪霞尽管总是唠叨个没完没了，但她是我的母亲，相对冷漠的父亲而言，我的确更喜欢她些。但我只能跟着刘辉，因为这是父母协商和法院判决的结果。

被汪霞搬走一半家具后的家里，显得空荡而凌乱。杳见里藏匿了多年的垃圾连同金色的蟑螂，这时都慌乱地暴露在我眼前。我以为刘辉睡完一觉起来后，会大搞卫生，对剩下的家具

来一次新的规划和布置。可没有。早晨起来的刘辉只看了我一眼，就朝厕所走去，一阵哗啦啦的响后，出来又看我一眼，然后往床上一歪，又睡着了。

我搬来一只板凳，坐在床前，我一声不吭地守着刘辉直到中午。后来我实在饿得不行了，就跑出去找吃的。邻居杨小秋与我同龄，他们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坐在他们家的门槛上不走。我看着杨小秋，杨小秋说：你走，我吃完饭再去找你。我看着杨小秋的父母，杨小秋的父母低着眉眼，扒自己碗里的饭。我看着杨小秋的哥哥，杨小秋的哥哥朝我瞪了一眼。然后我的头就低下来了。后来一只碗突然塞到我胸前，我抬头一看，是杨小秋的母亲。我喜出望外，接过碗就狼吞虎咽起来。杨小秋的哥哥杨小夏在桌前突然把碗筷一丢，叫道：虎癞子，你就知隔三差五跑我家吃饭！！杨小秋的母亲喝道：小夏，你怎么说话的？杨小夏扭着脖子吼：我说的不是吗？边说边气呼呼地朝门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故意在我的肘上撞了一下，我的手一颤，筷子就掉落在地。我不看他，拾起筷子在衣襟上擦了两下，又吃。杨小夏站在街上一跺脚，骂一声：死贱！然后跑开找他的同龄人去了。杨小夏比杨小秋大四岁，比我也大四岁。

我吃完一碗，不饱，但也不饿了。看着杨小秋的母亲没有叫我吃第二碗的意思，我怯怯地把碗往他家的桌沿边放下，然后讨好似的对小秋说：小秋，我们出去玩吧。

我们玩老虎逮猪崽的游戏。别看我名字叫刘虎，可我在这个游戏中从来都没扮过老虎。甚至没扮过猪妈妈，我的角色一直是猪崽，躲在猪妈妈的后面，时刻防备着老虎的进攻。

黄昏时，我回到家，刘辉早已起来了。刘辉起来了什么也不干，只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发呆。我走进屋时，刘辉在昏暗中

吼一句：一天死到哪里去了?! 我立马像触了电似的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刘辉的吼声就有这么大威力。刘辉吼一百声，我往往会有九十九次打寒噤。剩下的那次八成是刘辉得了重感冒，哑了嗓子，吼起来才不像晴空里的炸雷。

刘辉对着直撅撅站在门口的我又吆喝一声：过来。我就挨着步子走过去。我以为刘辉离了婚要抓我出气，我想刘辉不是要抽我耳光就是打我屁股。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刘辉会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出一元钱塞给我，刘辉说：去，到街口王爹那儿拿十个油巴子来，我们不能死了胡屠户，就不吃猪肉，是不是？把自己亏待了，逮人会可怜你……我没听他啰嗦，拿着钱，飞腿就朝街口跑去。从王爹手中接到油巴子，我一边走一边啃，等走到家里，属于我的五个油巴子已进了肚子。我把剩下的油巴子塞给刘辉，刘辉骂骂咧咧：你这个死鬼，老子这么大吃五个，你这么小也吃五个。连一点孝心都没有。长大了一定是个白眼狼。

老实说，我吃五个的确是多了点。我现在一边听着刘辉的数落，一边打着饱嗝上床睡觉。刘龙刘骐都不在了，大大的一张床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大大的一张床一个人睡着实在是怪冷清的，可他们不在，夜里没有人与我追逐打闹，我只有早早地在清冷的床上躺下了，唉。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刘龙刘骐都在，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一顿吃五个油巴子，可见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他娘的油巴子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每次经过街口的时候，都要在王爹的摊子前站一会儿，嗅嗅空气中飘荡的炸油香。

一晚上的梦中，都是吃油巴子的事。我梦到刘龙夺了我的油巴子拚命跑开，我追着他又喊又叫，急得要哭。后来我就醒过来了。醒来后我去撒尿，才发现刘辉并不在屋里。刘辉去哪

里了呢？我知道得并不清楚，不过照汪霞的话说，刘辉应该是死到那个骚狐狸洞里去了。汪霞他们没有离开这个家时，刘辉就常常夜不归宿。刘辉总说家里太吵太气闷，有一股好浓的尿臊味和樟脑丸味，让人头昏脑胀，气喘心慌。然后他就借口出去透透气，可出去了就整晚整晚不回家。汪霞开始怀疑他是到外面赌酒打牌，后来才怀疑他在外面有了骚狐狸，然后很快就证实了。因为刘辉根本不想回避什么，他公然带着那个骚狐狸在街头晃来荡去，有一回被出去买菜的汪霞撞见了。汪霞二话不说，当即把手中泥泥水水的菜全朝那个骚狐狸砸去，并蹿向前，一把拽住她的头发又扯又撕，并用尖锐的指甲，在她脸上抓个不停。骚狐狸左躲右闪，无法招架，就哭着喊道：刘辉，你口口声声说要对我好，你就是这样对我好的吗？站在一旁本来有些迟疑的刘辉这时不再迟疑了，他甩开膀子，给了汪霞一个老大的耳掴子，把汪霞打得倒出三米之外。汪霞就地上呼天抢地，把刘辉和那个骚狐狸的祖宗八代都一一骂遍。人群像潮水似的围上来，他们指指点点，从道义上表示支持和同情汪霞，但同时对这个女人无以复加的骂功也深感恐怖，觉得刘辉的背叛也应该有他足够的理由。

那个骚狐狸叫李晓媚。同别人的判断一样，我家的战火由来已久，与李晓媚的出现并无直接的关联，李晓媚的出现只是加剧了家中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已。好在这以后，刘辉与汪霞的战争大多数是当街进行，汪霞行动敏捷，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刘辉的脸上新添几道指甲抓破的伤口，而最后的胜利一般都属于刘辉。刘辉长得并不高大，但刘辉毕竟是个男人，是男人就有几斤蛮力，刘辉把他的蛮力都集中在手掌上，然后闪电般地朝汪霞扇过去，汪霞立刻就像一只被皮鞭抽了一下的陀螺，歪歪

趑趄，旋转倒地。刘辉与汪霞当街而战，我们兄弟三人就像左邻右舍一样，充当了兴奋而漠然的看客。但刘辉与汪霞若在家中作战，我们兄弟三个就成了失火城门边的池鱼。汪霞赤手空拳打不赢刘辉，到最后总会发疯般地拿起家里的东西朝他身上扔，那个发疯的样子好像恨不得把整个房子都拆了作为战争武器。由于她没头没脑一味地乱扔，刘辉总能轻轻松松躲闪开。我们兄弟三人却成了受害者。有一回汪霞扔向刘辉的秤砣，最后砸在了刘龙的脚上，把刘龙右脚的大趾甲砸成两瓣。所以很多的时候，只要一见家里有战争的苗头，我们兄弟三人就纷纷外逃。可这种情形常常不是我们能准确预测得了的。汪霞唠叨成性，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指责家里除她自己之外的其他成员，而刘辉却少言寡语，他的暴发神出鬼没，犹如晴天霹雳，让人始料不及。而一旦等到战争爆发，我们就只能贴着墙壁站立了。因为房子实在太小太小，他们的拉拉扯扯、进进退退、来来回回已把我们的出路完全给堵死，我们要想逃出去，就必须冒被他们战争的余波扫及的危险。有一回，外逃的刘骥就被他们撞倒在地，来来回回踩了几脚。算刘骥命大，没死也没大事，只有那张嫩脸被踩得像张柿子饼。还有一回，外逃的我被他们强大的屁股冲击波顶在墙壁上，差一点没把肋骨给压碎。当我从墙上滑下来后，好久都没把伸出的舌头收进去。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敢轻易外逃了。只要战争爆发，我们就紧张地盯着进进退退的他们，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巧妙地挪动位置，以免被他们顶在墙上，压成扁扁的一幅画。

现在有必要来说说这个让刘辉气喘心慌的家了。我家真正的房子只有一间，大概十平方左右。房里摆一张睡觉的床和一张吃饭的桌子，能够腾挪的空间就已经非常小了。刘辉和汪霞

的主战场也就是在这里了。房子的左面是厨房，不到三平方米。房子的右面是厕所，不到二平方米。我们兄弟三人睡觉的地方则在阁楼上。每晚顺着墙壁边的梯子爬上去，到第二天早晨再顺着梯子爬下来。半夜若是尿急，就对着阁楼上的小窗户解决了。天长日久，阁楼外边的木板墙上，明显出现了一道被尿水浸泡过的痕迹，黄黄斑斑的，形状像一片细长的木叶。刘辉所谓的尿臊味大概就来源于此吧。阁楼上老鼠特别多，白天它们在阁楼上走，咚咚咚地一路响过；晚上它们也在阁楼上走，趁我们熟睡了，还会来啃我们的脚指头手指头。不痛，只痒。我想我们在睡梦中，脸上一定会露出怪异的笑容。有时感觉肌肤被什么硌着了，摸出来的一定是些干枯的老鼠屎。出太阳的时候，每天有一小会儿阳光从小小的窗户里探头进来，这时阁楼上的光线就特别明亮，细察被子床铺，就发现上面黄黄斑斑的一小块一小块很多。那也是一些尿渍，不过不是我们的，而是老鼠的。所以刘辉闻到的尿臊味也许是老鼠的也不一定。阁楼老鼠多，地上蟑螂多，汪霞对付蟑螂的惟一手段就是在屋里遍放樟脑丸，这使得她自己 and 蟑螂都已经非常适应这种气味了。我们兄弟三人则无所谓，只有刘辉大骂这长年驱之不散的樟脑丸味。说是硬逼着他离家出走。

其实我家的争吵与环境应该没有必然的关联，因为隔壁杨小秋家的情况跟我家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但他们的父母就非常融洽和睦。如果能够挑选，我宁愿认小秋的父亲作父亲，认小秋的母亲作母亲，认小夏作哥哥。小夏虽然看不起我，但如果我做了他弟弟，他那些看不起我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现在再来说说我的父亲刘辉和我母亲汪霞的职业。刘辉是沙水钢厂的销售人员。不过那是以前的事，现在刘辉是钢厂一名

轧钢工人。刘辉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搞推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把好手。可现在慢慢地要转成市场经济了，刘辉那种沉默寡言、忽阴忽晴的性格就根本不适合搞推销了。厂里按人头定任务，刘辉就成了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马上现了原形。厂里将他从销售科换下来，让他去轧钢，这等于是从米箩里换到糠箩里，刘辉当然老大不情愿，尽管他顶着轧钢工人的名分，在离婚之前却没有去轧过几次钢。他实在想不通呢。

母亲汪霞则是沙水纺织厂的纺织工人。从十几岁进厂，她已经在里面干了十五年了。一直是三班倒，倒得她生理紊乱，神经衰弱。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争取做一名白班工人。可离婚之前，厂里突然将她从准备车间换到了染色车间。工资是多了些，可谁都知道，这是纺织业所有工种中最差的一个。工作又苦又累，环境则是又湿又热。而且那些染料对人体的多种器官都有害。更何况一样要三班倒。气得汪霞冲进厂领导办公室，大骂厂领导是被骚狐狸的XX迷了良心。厂领导本来并不想让这位老资格纺织工在染色车间干好久，可有了这顿骂，汪霞就把自己的命运给钉在这里了。

现在想来，当年我家战争的层层升级，除了与我父母水火不相容的性格有关，另外与这些生活背景多少也有些关系吧？

2

记不清是三天后，还是四天后了？我只记得当李晓媚第一次来我家时，久雨的天空开始放晴，蛋黄般嫩俏的阳光从对面街头的屋檐下斜照下来，温柔地抚摸着我家黑黝的门楣。我靠

在门楣边，仰头看街边树木新叶下面晶莹剔透的水珠，因了阳光的穿射，所有的水珠儿都变得如珍珠般闪亮。我正看得出神，突然有一片阴影挡住了我，我扭头一看，身边站着一位蜂腰削肩的女人。女人弯下腰，伸手在我的脸蛋上拍了拍，同时在她自己脸上开一朵笑容的花。我的心温柔一动，我知道这就是李晓媚了，尽管我以前从没见过李晓媚。但我肯定她就是李晓媚了。李晓媚长得比汪霞要好看得多，难怪刘辉为之着迷。我拿眼睛去看搔着后脑勺在一旁站立的刘辉，刘辉躲过我的目光，把头扭到一边。我记得，这是刘辉第一次躲避我的目光，也是惟一一次。若干年后在监狱里，不知为什么，我常常忆起最初见到李晓媚时的那种心动。我发现，对于一个美丽的女人，或许任何年龄段的男人都会心动。幼小的男孩会希望那女人是他母亲，或者他母亲也像那女人一样美丽；成年男人会希望那女人是他妻子或者情人；老年男人会希望那女人是他女儿孙女，或者也是情人。

李晓媚来到我家后，就以女主人的姿态把该收拾的都收拾了。对付蟑螂的办法，她与汪霞不同，她采用的不是樟脑丸，而是生石灰。她用生石灰撒得我家满屋子都是，连阁楼里也撒满了。隔一天，她把石灰扫尽，然后在我家墙壁上贴了好些画，《吕布与貂蝉》、《嫦娥奔月》、《青年演员张喻》、《喜盈门》什么的。经她这么一整理，我家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屋里不但光线充足了，连空气也新鲜了，那种经年不去的樟脑丸味和尿臊味再也闻不到了。

汪霞离去时带走的東西，李晓媚不知从哪里又一件一件地带回来了，有的还崭新崭新。我家从此又可以开张了。李晓媚把冷寂了好些天的炉子提到街边，掏掉里面的余烬，重新生火。

还让我找把破扇往通风口里扇风。我干得很卖劲，我把扇子摇得只见其影，不见其形。炉中的烟烟火火摇头晃脑地跳跳跃跃。我也着眼睛看着隔壁家的杨小夏。同时骄傲地想，我再不要饿着肚子坐在他家的门槛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吃饭了。

但我的好日子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我一点一点地在李晓媚心中失去了好感，或者说李晓媚失去了想对我好的足够耐心了。我第一次发现家中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在一个深夜。我睡在阁楼上被粗重的喘气声和母狼般的低嚎声惊醒。惊醒之后，我发现我家的阁楼在摇晃，木板墙壁在摇晃，屋顶也似乎在摇晃。连灯光都在摇晃。这时我才发觉半夜不是开灯时分，我家半夜灯火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我想也没想就把头探出阁楼，朝楼下望去。楼下的大床上，是两堆白花花正在扭曲腾挪的肉。我看呆了。现在我当然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但在当时，我以为刘辉又开始与他的第二个女人打起来了。而且完全可以称作肉搏，互相绞绕着像两条蛇，连衣服都被撕了个精光。开始李晓媚是赢家，她正骑着刘辉，压抑地低嚎，两只手在刘辉的胸脯上又撕又抓，身子一躬一跃，一俯一仰，乱发飞舞下的面孔双目紧闭，五官极度地扭曲。我从不知道，一个美丽的女人会在突然间变得如此丑陋！我再一次吓呆了。好在李晓媚的身子比穿上衣服的时候更美更耐看，我就将目光锁定在她饱满的双乳上，她的乳晕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细微的光芒，我听到自己喉咙里吞咽口水的声音，我好想抱着它们吮吸一下……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刘辉突然一发力，将李晓媚掀了下去，刘辉用力地撞着李晓媚，那声音就像大大的瓷盆扣打着清清的水面。刘辉的双手死死地掐着李晓媚的乳房，把她的乳房掐得都变形了，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收紧，一阵一阵地悸痛。后

第一章

来李晓媚果然受不了了，她怪叫一声，睁开了眼睛。于是我们的目光就相对了。刘辉邪笑着：你叫吧你叫吧你怎么不叫了?!可李晓媚就不叫了，她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足足瞪了我十秒钟，任凭刘辉把她的身子弄得波逐浪涌，后来她突然叫一声：妈呀——!一脚踹开刘辉，迅速扯过被子，把自己捂得紧紧的，一副受了大惊大吓的样子。刘辉狐疑地望着她，以为她见到鬼了，然后顺着她惊惶的目光抬头一看，就看见阁楼口吊着一颗无声无息的脑袋了。刘辉恼羞成怒，他朝我吼道：看，看什么?!再看我挖了你的眼睛喂狗！我就把头从阁楼口收了进去。我听见刘辉又说：他还是个小孩，你这么紧张干嘛？来，我们接着来。我知道他是在对李晓媚说，可李晓媚没有回答他。我估计李晓媚肯定是摇头，而不是点头。因为下半夜我再没听到那种山呼海啸的摇晃声了。而灯光也在我缩头回去的同时熄灭了。黑暗里，我睡不着了，黑暗里李晓媚饱满的乳房仍在我的头脑里发出幽蓝的微光，我依稀记得汪霞的乳房没有这么挺这么饱满，汪霞的乳房就像两只白布袋一样。我想李晓媚的乳房里一定盛满了奶，如果她给我吸几口，我愿意管她叫妈。杨小秋隔壁的隔壁，就是我家隔壁的隔壁的隔壁，也就是建军家。建军的女人新生了个女婴，每天坐在门口喂奶，我从那里经过时，总要偷眼看她似露非露的乳房，那乳房虽然也大，但没有李晓媚的乳房大。建军的女儿吸奶时总咂咂有声，那声音一直在诱惑着当时似饿非饿的我。我好想捧着吸几口，但我不敢开口，因为建军的女人与我家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李晓媚不同，李晓媚是刘辉的女人，即将会成为我的后妈。我希望她能给我奶吃。如果奶能吃饱，我饭都不要吃了，每天就吃奶好了。

但我的愿望根本就没办法实现。李晓媚好像有心理症结，

她容不得除刘辉外第二个男人看她的身子，尽管我还不算男人；也容不得在她与刘辉肉搏时有人窥视。而我一听到他们在下面山呼海啸，总忍不住探头去看。为这事，刘辉骂也骂过我，打也打过我。可我一到那时，总身不由己，像条件反射似的。我爱看李晓媚的身子，主要是看她颤巍巍的乳房。当然在他们辗转反侧之际，他们下身那片丛林也有些让我好奇，我知道人与人是不同的。我与李晓媚不同，与刘辉也不同。李晓媚与刘辉尽管都是丛林，可相同之处也有不同。我把头挂在阁楼口，心想：人，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后来我听到李晓媚又是一声尖叫，然后捂着被子，用手指着阁楼口。刘辉也不抬头了，就知我在偷看。他气咻咻地吼道：总有一天，我真会把你那双狗眼戳去！！我就把头无声无息地缩进去。我听见李晓媚抱怨道：这鬼东西长大了一定是个色鬼。

刘辉一直习惯在灯光下肉搏，现在因为我的偷看，他就把灯光熄灭了。可那种地动山摇却改变不了，只要房子里的吱嘎声、喘气声、低嚎声一齐奏响的时候，我就会从梦中惊醒，然后将身子一滚，头就挂到阁楼口了。黑暗里我只看见一团灰影在床上涌动，但我可以根据他们的喘息声和床摇动的声音判断出他们上下的位置和动作的激烈程度。现在我知道他们不是在打架，而是在进行一场场游戏。但他们的游戏多么像打架啊。或许男女之间就需要进行这样一场场近似肉搏的游戏。如果当年汪霞与刘辉也玩这样猛烈的游戏，他们大概就没有精力打架了。可是刘辉和汪霞似乎都没有悟出这一点。

李晓媚的眼睛真是太尖了，即使在这样的黑暗里，她也能看见倒挂在阁楼口的我，她与刘辉游戏过半，冷不丁地又是一声尖叫。她对刘辉说：你那狗崽子的眼睛就像狼的眼睛，夜里

都放光。刘辉咬牙切齿，他终于爬上阁楼了。他把我从阁楼一把拽下来，一路拎着，从门缝里塞出去，又把门关上了。我只穿了条裤衩，但时候已是夏天，夜里也不冷了。我坐在门槛上背靠着门，一边看屋檐上空的星月，一边听屋里的声音，我听到刘辉说：……来嘛来嘛。而李晓媚则说：你讨厌，不嘛不嘛……声音细细碎碎，如一对小老鼠在撕咬。

后来我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已把半边街照亮，刘辉和李晓媚在屋子里还不见动静。我却被一群半大不大的小孩围住了。一张张笑模笑样的脸凑在我的脸前，把睡眼惺忪的我吓了一跳。我知道，一定是这群家伙把我给吵醒了。我用手交叉捂在胸前，慌里慌张地问：你们围着我干什么？他们一边笑，一边齐声唤：虎——癞——子，你——看——什——么——嘛，总——有——一——天——我——会——把——你——那——双——贼——眼——挖——去——喂——狗！唤完后就挤眉弄目，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这是我父亲刘辉夜里的口头禅，我的脸顿时红了个透。木墙薄漏，夜里凑近木墙收集我家动静的耳朵一定好多，要不然他们不会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我骂一声：操你妈！然后捂着耳朵，转过身，用力拍打着我家的门板。我一副哭腔喊道：开门，开门——！

门吱嘎一声开了。我由于用力过猛，一下就从门缝里滚落进去了。刘辉则从门缝上面伸出一只头来。他骂道：你们这班兽牲，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的耳朵砍了喂狗！你们的爸爸妈妈若不操蛋，哪个X缝里会漏出你们来？！大伙儿哄地一声，散得无影无踪。

我不可能总呆在家里不出来。我一出来，那些半大不大的